

醫案摘奇卷之二

太倉傅松元耐寒父著

長男

訓然雍言校

虛怯勞損

虛者實之對也。不足之謂也。然有先天之不足。有後天之不足。有病後元氣未復之不足。怯者勇之對也。不果敢之謂也。然有用力不果敢。有用心不果敢。有用事不果敢之別。勞者逸之對也。使用過量之謂。太史公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離則死。是也。損者益之對也。斷削之謂。書曰。滿招損。萬物盈滿必溢。溢者損之漸也。若損而又損。則消磨殆盡矣。故自知虛。則不可與人爭。自知

怯則萬事退避而謙遜。自知勞則安而養之。自知損則守而節之。此治虛怯勞損之要義也。然耐勞之人常恃精神氣血有餘。恆過用而不自覺。苟或覺之。尙可有爲。若略待可而又勞之。終至竭絕。莫可挽回。迨至不能支持。方欲調養。已不及矣。緣勞則火動于中。神形精氣受勞而虛。勞火流行于身中。久久成瘵。瘵者尸蟲之謂。故勞症之甚於虛損怯三者。職是故耳。

郁君春靈邀余爲其子誦芬診脈。余曰。脈弦而強。弦爲陰不足。強爲陽偏旺。青年弱質。常有是脈。春靈曰。是也。此兒爲我先兄之嗣。患遺洩症頗重。故雖年已及時。親戚皆以爲未可娶。因其弱也。余曰。醫經有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之說。平者一波不興也。秘者深藏。

無泄也。夫欲陰之平，必先使陽之秘。今青年攻苦讀書，君火不藏，則相火興發。於是泉源波浪，陰不平而精自遺。精遺則陰日虧，而火日旺。火益旺而精益遺，互相循環，日趨羸弱。惟有速爲之娶，使陽得散而靜，陰得平而不浪泄，則病自止而體自固。春霆從余言而爲之娶，余遂囑其節齋之方，並常服六味地黃丸。於是誦芬體果日健，連生三子。今伯仲皆遊庠矣。

表甥沈星，三年十八九矣。白質細理，形瘦骨立，戟喉露齒。一月中遺泄須廿餘次。乃父伯陽早故，而又四世單傳。其母欲爲之娶，親朋皆謂不可。邀余診脈，商之余診其脈，虛弦如紉。囑其常服六味地黃丸，并速娶之。病必愈。其母尚不信。邀其親長施蓮史襟兄至。

其業師毛似蘭表兄處再與星三診余乃再三剖析其理似蘭亦仰天而言曰可娶娶之無疑其母在屏後聞之遂爲完婚娶後一月遇而問其病星三答云敬謝吾舅竟不遺矣後詢似蘭仰天之意曰蓮史恐其虛而益虛君言和陰陽而可平秘我以其家四世單傳苟一索得男沈氏祖先可無餒焉不娶總不得以故言之

吐血

吐血盈盆而出雖由肺熱咳吐實由肝胆之火上燄沸傷迴血之絡也有顧永祥者好酒縱飲一日邀余往診則吐血已十二碗神呆自汗余知其嗜酒爲用犀角地黃加連柏血餘炭蒲黃炭參山七末入童便一杯和服服下頓止間六日復吐來請余診余問今

吐幾何。答云約六碗許矣。切其脈。芤微無力。神益困。不能言語。余仍治以前法。去連柏。加黨參炭、黃耆炭各三錢。間七日。又來請。余問因何而間。七日。一少年云。此症爲蘇女巫所誤。女巫囑服仙方可愈。屢爲所惑。蘇若再來。我當以老拳飽之。願先生諒而治之也。余知現又吐七碗。因曰。可知一人之血。能有幾何。今脈伏不見。卽謂之脫。心主神。心主血。刻神志恍惚如昏。汗出粘手。卽欲治。恐無及矣。姑立一方。以盡余職。乃書參耆歸地蒲黃血餘地榆小蘗烏梅九味皆炒炭。山漆末。陳櫻灰調和服之。服下遂止。進而調理。每加阿膠半月而痊。永祥素力大。能負米一石。病後只能負粃麥一石。力減四十斤。可見多病之人。力必弱也。

李阿金者。稱柴之經紀人也。素喜酒。又嗜鴉片煙。無日不酒。每酒必煙。某夜二更吸煙。喉中格格欲吐。回家卽血如潮湧。五更來邀余。至天已黎明。有張子方世伯。正在方脈。但見其眉蹙頭搖。似無可爲者。余以手按病者之頭。其汗如油。告之曰。幸無妨。病者啓目視余曰。心須靜。勿慌。余亦常吐血之人也。乃問其病之來由。知二更始吐。吐而下。下而吐。吐已三盆。下已半桶。卽殺三人。血無如是之多也。余曰。殺之血。死人之血。吐之血。生人之血。時張先生脈畢。起而請余診。余以手按脈。卽曰。尙可救。諒一劑藥卽愈。兩手略按。不言危險。連聲易易。迴顧子方曰。請老世伯寫方。子方辭讓。余乃寫血溢上下。陰陽之絡並傷。汗出如油。心液外馳。危在頃刻。方用

犀角汁、山七末、參耆朮歸地芍俱用炭加生棗仁煨龍齒用井水煎盡。天明與子方同行而出。子方云：脈已伏，上下血而汗大泄，脫象如此。君何易視如此也？余曰：病危至是，其家人豈不知之？已知之而又驚之，是速其死耳。子方云：若果死，將何言以答？余曰：有方案在。如不死，非我輩之功乎？子方竟不信。明日覆診，知昨服藥血即停，汗立止，至夜食粥。每餐皆一碗，但寐不安，如身在舟中，神在雲霧，脈來微弱，左兼芤，是氣血兩虛之象。用八珍湯去川芎，餘皆炒炭，加龜版、阿膠、棗仁、龍齒，合止血二三味，調理二旬，行步如常。

衄血

施雲章之子。自早至暮。鼻衄如流水。已盈二大盃。合家含淚求治。余安其心。曰無妨。莫驚病人。乃爲之用犀角地黃。加白茅花旱蓮。艸小蘗牛膝川柏蒲黃炭。血餘炭。陳櫻灰。童便。一服卽止。繼之以沙參鮮地二冬茅花旱蓮。知母川柏牛膝。又二劑。從此不再衄矣。大凡血出如潮湧者。雖屬雷火龍火胃火上逆。其心營不傷。必不至是。余之每用犀角而立止者。正所謂心與靈犀一點通。良有意也。

雜症吐血

吳杏濤者。劉河鎮之英俊。郭少蘭醫生門人也。一日邀余診問。其病幾日。云二旬。向者尙能起居。兼啖酒肉。近五六日吐血。竟不能

起床。余切其脈。上部浮數。尺中緊細。身熱。不頭痛。咳噎痰多帶血。問其下焦有寒溼症否。云。癖甚多。近且有疝氣。問其眠食如何。云。略能睡。惟不欲食耳。爲之用沙參、生地、法夏、陳皮、蘇子、葛根、川楝、肉桂一方。杏濤云。吐血而服肉桂。恐血溢更不可制。卽以李方相示。余見其用麥冬、川貝、丹皮、牛蒡、桑葉、蘆根、旱蓮、玄參之屬。問其服過幾劑。答云。四劑。惟服後又吐二日矣。余曰。君病因困於酒肉。醉後受寒。致疝發身熱。酒爲本。寒爲標。宜治其本。原病之見症。標重於本。標在下而本在上。疝氣急於吐血。只得標本同治。請無疑。服二劑。第三日邀余復診。杏濤云。先生。肉桂有止血之理乎。曰有。余切其脈已平。身熱亦解。惟右寸關小滑。血已止。疝已退。曰寒邪。

已出惟溼食未除。宜理胃主調。杏壽問曰。既屬寒疝。何以吐血。既屬溼熱傷中。服李方之清理肺胃。而反吐血者何也。余曰。溼熱由酒肉而生。彼不以豁痰消滯。宣利溼熱之蘊積。徒以清潤助溼。君因內熱而貪涼。致寒邪下犯厥陰之經。所以寒熱而咳噁尤甚。致寒鬱溼熱。相火內動。火逆衝肺。血自來矣。今去其寒。疝自退。肝經調達。相火自熄。火不上冲。肺不受尅。上焦能敷布。中焦能運輸。所以吐血止而噁逆停。今寸關小滑。爲上中二焦停積之痰未盡。故用蘇子降氣。去桂枝。加葛根。查炭。又二劑。食增咳止。

懊懷。

長橋黃顯章。圖董也。續絃倪氏。顯章只一子早亡。遺孫二人。顯章

得鼓脹病而亡。家中姑媳與二孫共四口。後服闋。爲長孫訓齋娶婦。吉期將近。倪氏病不能起。不寐不能食。腹中甚飢。食難下。勉嚥之。卽作嘔。欲嘔其無可奈何之狀。不能言述。邀余治。告余以上諸症。切其脈。緩滑無力。余曰。此因神勞慮煩。虛火上炎。胸中之故。所以煩冤不解。爲懊懣症也。問其吉期何日。其侍者云。後五日。余曰。治病先去其病之源。彼因思慮傷神而病。由今爾家各事。一切由他人各盡其職。不再與商。如其問及。皆云安矣。不必與之細論。此地臥房。只須二人侍奉湯藥。不許與外事交接。待六日後。新婦必來見面。病卽愈矣。爲之用西洋參、石斛、麥冬、辰神、熟棗仁、煨龍骨、炒扁豆、芡實、穀芽、蓮薏一方。囑服五劑。概不忌口。憑其所喜而食。

之後六日果新婦入房而病者起坐矣。

鄉農顧祿寶儉樸人也。因築室營造勞瘁過甚而病。邀余治。入其室。病者云。先生費心。問其病幾日。病者云。我無病也。其傍人曰。六七日不食。合目則喃喃自語。不知何言。問伊云何。亦不自知。欲食而不能食。欲起無力。切其脈軟滑而細。問其因何不能食。病者云。腹頗飢。見食不能嚥。問其睡。一日數十次。但爲時甚短。僅數分鐘耳。問其胸中如何。則云難過。而不堪名狀。余曰。煩勞傷神。操作傷力。虛火繁心。症名懊懣。非易治也。余乃出房。謂其子曰。屋可幾日完工。其子與匠作皆云。須二十餘日。余曰。休矣。此病只可保其十日。爾明日必添人工作。在十日內完工。可保無虞。爲之用養神法。

除虛煩懊懣。及十二日工竣。十四日病者起坐而安矣。

懊懣方

西洋參二錢

辰麥冬二錢

炒棗仁三錢

辰茯神三錢

煨龍骨三錢

金石斛三錢

大芡實三錢

蓮薏

八分

扁豆子三錢

穀芽三錢

陳福堂名天喜。四川涪州人也。當巡鹽哨官。挈家寓劉河鎮二十多年。福堂病故。服闋。其妻爲長子娶婦。吉期已定。其媳爲江西南昌宋光照幹臣之女。在海門營爲守備。常在吳淞海門辦公。在家日少。而媒妁爲湖南人于習之。向充協署門房者。一日陳家來邀余切。則問其家誰病。云太太病。惟不食不寐。頻有火升。升則神昏。

頭汗切其脈虛滑兩寸浮弦。余曰：此虛煩而生懊憹。懊憹又變火冒。冒家汗出自愈。非可以藥治也。問其二女曾有大事繫心乎？其二女告以上述之事。問吉期在何日？其女云：二月之後。余曰：無及矣。須於三五日內完成其事。病可愈。若至一月。人必死。况遲至兩月乎？其女云：我家境況不能比父親在時。今一事無成。母親患病。而兄之丈母已去世。丈人出差在外。數日之間。如何能辦？問其兄安在。云：在羅店爲商。已連去兩信。料今日必歸。余曰：我爲汝籌思。欲愈汝母病。須汝兄完婚。但我非媒妁。我今爲之立方。用大生地、炙龜版、辰麥冬、炒棗仁、茯神、龍齒、製首烏、苦蓮意、焦穀芽、煨磁石。服三劑。又囑其二女曰：令兄歸後。須速往媒妁處。告以母病之故。

務令玉成其事。蓋于宋二人乃譜兄弟。于能諾。可以專主也。余遂至于家。將陳母之病源歷述。且云能於三日內完其婚事。非獨家門慶吉。而陳母必慶更生。于婦始而蹙眉。繼而力爲贊成。蓋新婦卽其寄女也。下午陳子歸。遵余教。果三日完婚。福堂之婦病自爽然若失。此爲醫者之婆心。治於方藥之外者也。

不寐

幼科陳鴻之弟近。業農而嗜博。某年秋收時。近入場博。六日夜而歸。其妻見而詬曰。子女患病。棉花待摘。汝在外六日。於心何安。村中諸人。有一如汝者乎。近曰。他人摘花一日。所值幾何。我六日間。得花價三担半。尙不足耶。因陳近六日夜贏得洋銀一十九枚。故

詞氣之驕如此。其妻不願。近則囂然自得。終夜門口。兩不成寐。天已明。陳近負氣出門。復入場博。博益豪。連博七日。非特贏錢輸去。反負賭債三十一圓。而仍不休。客見其形色反常。且不欲食。以手按其額云。發熱矣。諸君盍皆休。博主因之停博。且囑陳近睡。諸客散。近則終夜反覆不成寐。明日。博主遂近還家。其妻不與言。近亦不欲食。間一日。妻知其病。訴諸其兄鴻。鴻至方脈。其脈洪大。身熱不渴。惟不得寐。問不寐幾日。答云。已半月餘未交睫。遂爲其服藥五劑。均無效。乃來邀余治。詢其始病至今若何。其兄一一詳告。余曰。難治矣。強奪精神。燎原之火難遏。太史公云。神勞則竭。勞火燥精。陰精內竭。所以收攝安斂。滋陰養神。諸品格格不相入。欲治此

者。惟有珠黃散。不識效否。其妻云。妾入門十四年。彼無一月不賭。無賭不輸。今以珠黃之錢。爲其造賭神廟。使其享賭福矣。後陳近延至三十一日而死。死不瞑目。真自作孽。說。

酒勞

邢鑑堂者。嗜酒。年五十餘。因咳嗽痰多。形瘦骨立。身熱食少力疲。懇治於余。切其脈。細弦而數。舌中光紅。而邊苔白剝。余曰。君酒勞也。病始於酒。戒酒宜可挽回。其時八月節後也。爲之用沙參、天冬、麥冬、川貝、青蒿、地骨、茵陳、生地。或加紫苑、枇杷。或加龜版、首烏、生薑。四五劑後。身熱退。咳嗽減。穀食略增。又以前方改去青蒿、地骨。加阿膠、橘白。五六劑。咳嗽大減。穀食氣盛。神健而步履亦輕。再令